

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項目
北京復雅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
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
蔡淑萍 著

薛影詞
徐文校題



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項目
北京復雅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
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

蔡淑萍 著

萍影

徐文彬題

詞

圖書在版編目（CIP）數據

萍影詞 / 蔡淑萍著. —成都：巴蜀書社，2011.1

ISBN 978-7-80752-702-2

I. ①萍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詩詞—作品集—中國
—當代 IV. ①I227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（2010）第 195132 號

萍 影 詞

蔡淑萍 著

責任編輯 王 雷

出 版 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
成都市槐樹街 2 號 郵編 610031
總編室電話：(028) 86259397

網 址 www.bsbook.com
發 行 巴蜀書社
發行科電話：(028) 86259422 86259423

經 銷 新華書店
印 刷 成都蜀通印務有限責任公司
電話：(028) 84122206

版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成品尺寸 203mm×140mm

印 張 8.75
字 數 220 千字
書 號 ISBN 978-7-80752-702-2
定 價 27.00 圓

本書如有印裝質量問題，請與發行科聯繫調換

《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》編委會

(以齒爲序)

主編

編

王翼奇

劉夢芙

委

王翼奇

楊啟宇

王蟄堪

熊盛元

委

劉夢芙

段曉華

吳金水

李靜鳳

魏新河

汪茂榮

《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》總序

(二)

中國是世界上惟一擁有五千年以上文明史而且未曾中斷的國家，詩歌發展至先秦，已趨成熟。《詩經》與《楚辭》為黃河、長江兩大流域的文化結晶，也是漢以下歷代詩歌及辭賦取之不絕的源泉。後人言詩，無不上溯《風》、《騷》，探其根本。在博大深闊的國學體系中，《詩》歸于經部，《楚辭》及歷代詩詞文賦歸于集部，而經史子集中蘊涵的人文精神一以貫之。惟詩歌除情感之真、品德之善外，兼有文辭與聲律之美，為國學之英華。經漢魏六朝詩歌與樂府之嬗變後，三唐詩與兩宋詞達到創作的高峰，玉燦珠輝，各體俱備。宋元明清乃至現當代詩詞皆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，宋詩以思致骨力勝，風貌與唐詩多異；元明詩道稍衰亦不乏佳製；清代則詩詞皆有『中興』之稱，大家名手百川匯海，蔚為偉觀。晚清自鴉片戰爭後面臨數千年來未有之變局，列強入侵，萬方多難；進入二十世紀後革命軍

興，王朝崩潰，而外患內憂極為深重。詩詞在滄桑易代之時頑強發展，仁人志士作雷霆之吼、血淚之呻，創作成就之重大，足可以在文學史上繼往開來，高矗豐碑。

詩詞是傳統文學中最精粹的形式，尤能展現中華文化載體——漢字音形義合一的優長，經過歷代詩人文士的加工創造，形成豐繁的體式和嚴謹的格律，富有聲韻上的音樂美，章句上的結構美和意象中的圖畫美。結合比興、用典等表現手法，使意蘊深厚，風格高雅。在詩體發展方面，從古體詩、近體詩到詞、曲，從四言、五言、七言到參差不齊的長短句，格律有寬有嚴，篇幅有長有短，新體誕生，舊體長存，百花齊放，鬥豔爭妍。「五四」以前從未出現過一種詩體新生就排斥、打倒舊體的現象，這是由傳統文化貴和尚中、兼容並蓄、融會貫通、多元統一的特質所決定的，與二元對抗式分裂思維迥然不同。總之，傳統詩詞雖是精英文化，表達以文言為主，但不斷吸收提煉民間俗語，並同化外來詞彙（佛教語言及近代西方經漢譯的語言），在前人的基礎上開拓新境。歷代之詩皆有其特定的時代氣息和風采，並與上古以來就具有的人文精神通貫始終，諸如自強不息、厚德載物、成仁取義、守正祛邪、先憂後樂、天下為公、熱愛自然、天人合一等思想理念，有超越時空的普世價值。

「五四」新文化運動期間，「文學革命」者受西方學說影響，對中國以儒家為代表的傳統文化進行片面、激烈的抨擊，詩詞被譏為「貴族文學、廟堂文學、山林文學」，要徹底掃除。於是歐化體新詩風靡一時，語言全用白話，形式上擯棄聲韻格律，追求絕對自由，斷

絕承傳關係。新中國建立後在「極左」思想的支配下，「以階級鬥爭爲綱」，政治運動頻繁，「文革」間達到高潮，包括詩詞在內的傳統文化遭到比「五四」時更爲嚴厲的批判，蔑古意識充溢于學術界。文學研究被割爲兩塊：對古典詩詞統統視之爲供審查解剖之用的文化遺產，截止于「五四」前的清末；各種版本的現當代文學史祇談語體文與新詩，沒有文言文和舊體詩詞的位置，成爲狹隘單調的新文學史。古代文學研究者守其本位，不關注現當代詩詞；現當代文學研究者更是視舊體詩詞爲「封建骸骨」，不屑一顧，這就使舊體詩詞長期「在野」，處于被冷落棄置的境地。

但是包括詩詞在內的古代典籍未曾消亡，鼓吹「漢字拉丁化」也以失敗而告終，有真善美價值的詩詞深深植根于中華民族的心靈，任何強暴的勢力都無法將其摧毀，詩詞文化必然會被有識之士所繼承。「五四」後的民國期間，南北各大學中文院系仍在講授詩詞，提倡創作，培養出一批以詩詞研究爲專業的優秀人才，各地均有詩人詞家結社唱酬；書局不斷出版詩詞，報刊亦時有發表；城鄉千萬個有傳統文化教養的家庭中，詩詞更是蒙童必讀的課本；新文學家中殊不乏『勒馬回疆作舊詩』的兩棲詩人。自一九一九年至三十年代初，近代詩壇諸耆舊紛紛凋謝，而新一代詩詞家群體在悄悄地崛起。一九三一年「九一八」事變引發抗戰的怒吼，一九三七年「七七事變」後日軍全面侵華，更使百千位詩人詞家深哀巨痛，慷慨悲歌。直到一九四五年驅除日寇，國土光復，前後十四五年間，大量愛

國詩詞的創作，持續不斷地達到高峰。在三年國共內戰中，詩詞依然波瀾壯闊，主題為指斥國民黨政權的苛酷腐敗，哀痛民生，渴望和平，反對分裂。而當大陸鼎革、新中國成立之後，從『反右派』、『反右傾』、『大躍進』到十年『文革』，百花紛謝，萬馬齊喑，唯獨毛澤東詩詞得到空前廣泛的宣傳，家弦戶誦，其顯著效果是使各行各業的行政、工作人員受到革命的『詩教』，為八九十年代離退休老幹部的詩作留下楷模。同時，大批被打成『右派』和關入『牛棚』的知識分子與老幹部，在默默地吟詠詩詞，其中不乏揭露、抗爭之作。一九七六年『四五』運動期間的天安門詩歌，敲響『四人幫』的喪鐘，撥亂反正後思想解放的春風，融化了封凍詩魂的層層冰雪。八十年代初詩詞開始復蘇，伴隨着『文化熱』、『國學熱』的興起，詩詞活動在社會上蓬勃開展：從京城到各省市，詩詞社團紛紛成立，頻繁舉辦各種研討會、吟誦會與大賽，諸多刊物公開發行，各種現當代詩詞選本、別集爭相出版，內部印行的書刊更是沉沉夥頤。據有關資料統計，海內各地詩詞組織已多達千餘家，詩詞報刊近千種，作者在百萬以上，作品數量之宏富遠越前代。二十世紀九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初，互聯網逐漸普及，出現各種詩詞網站，作者多為中青年，意境新美的篇章憑藉高科技手段傳播，無遠弗屆，開闢出極為廣闊的天地。通過以上史實之簡述，足見傳統詩詞經一個世紀的曲折歷程之後，已恢復活力並繼續壯大，成為當今群眾文化和文學創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。詩詞歷來屬於文學之正宗、文化之精粹，而當今的國學研究，

無論是經史諸子還是集部詩文、佛道二藏，基本上都限于古典，停留在學術圈子之內，艱深的學術論文與著作，與大眾難以交流，難以發揮其影響力。唯獨詩詞這種古老高雅的文學形式，既出于知識精英之手，又為民間廣大的作者群體所熱愛，中華民族的人文精神與美學體式得以廣泛流傳，深入人心，具有明顯的社會效果，這是歐化新詩和時下流行的俗文化、快餐文化所難以取代的。關注和研究現當代詩詞，恢復和推行中斷幾十年的詩教，應該是弘揚國學、提高國民文化素質的一條甚佳途徑，是一種德育、智育、美育兼備，合乎理想的教育方式，與其他文化教育、科學教育可以並行不悖。隨着國力的不斷增強，中華文化必將迎來偉大的復興，傳統詩詞的創作和研究有着廣闊發展的前景和光明燦爛的未來。

(二)

從『庚子事變』(一九〇〇)到『文革』結束，戰火彌天，風波迭起，我國處于長期動蕩不安的時代。清除『四害』後轉入改革開放時期，政局穩定，經濟繁榮。近百年間中國的現代化進程艱難曲折，中西文化從激烈碰撞到雙向交流，政治體制、社會環境和思想意識都發生巨大變化，對文學有重大而深刻的影響，詩詞也不例外。生活在二十世紀的詩人詞家心憂邦國，情繫蒼生，以詩詞反映風雲多變的時局，不僅其作品內容有重大的革新，同時在詩詞的表現手法、語言和由此而形成的藝術風格、境界方面，也有更多的開拓和

創造。許多傑出的詩人詞家，都從近代詩詞汲取過豐富的營養，當代中青年作手亦頗有沾溉。廢除科舉制後，由新式學校培養而成的知識分子，與皇權時代「學而優則仕」的士大夫明顯不同，他們是以文藝謀生或從事教育、科研、新聞、出版的腦力勞動者，新中國成立後屬於工人階級的一部分。但古代儒家士君子憂國憂民的入世精神，「修齊治平」的責任意識和涵容宇宙萬物的終極關懷，仍被知識分子傳承，同時汲取了民主、自由、人權、平等、個性解放等新文化理念，因而詩詞創作既保持優秀的傳統，又能以新題材表現時代，呈現新的意境。知識分子中的人文學者，多有學貫中西、蜚聲國際的大師和專治詩詞之學並兼通文史的國學名家，其詩詞作品內涵宏博深沉，風格高華典雅，兼有詩人之詩與學人之詩的雙重特色，在近百年詩壇矗起藝術高峰。民國以來老一輩詩人學者到二十世紀末葉紛紛凋謝，繼起接力的為四五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中青年，其中出類拔萃者無不學養深厚，善承傳統而融化新知，詩詞遂能另闢奇境。概而言之，百年來以知識人士為主體創作的數量極為宏富、文質兼美的詩篇，為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增添瑰寶，其重大的史料價值與崇高優美的思想藝術價值，必當受到學術界的高度重視。

創作與理論探討緊密結合，互為促進，相得益彰，是我國古典文學的優良傳統，歷代詩話、詞話和有關論著，汗牛塞屋。近百年來治詩詞之學的專家學者甚多，創作之外，更有理論專著。諸家學說或專論古典詩詞，或兼及近現代作家作品；或論音韻、格律，或談創作

方法與體驗；或繼承傳統的詩話詞話體例，或運用現代理論形式，吸收新意識、新觀念，其中多有融貫古今之大家手筆，其精博邃密的程度與古代論著相較，譬如積薪，後來居上。因此在研究名家詩詞作品的同時，必須探討其學術理論，方能全面深入地瞭解詩詞家的創作思想與審美觀，在此基礎上構築富有中國特色的現當代詩詞理論批評體系。

需要指出的是，當今很多學者以研究古代詩詞為專業，卻不通格律，「述而不作」，其理論完全脫離現當代詩詞的創作實際，流于空談。甚至多以西方的文學、美學理論框架硬套傳統詩詞，不惜削足適履，歪曲本來面目。而我們提倡的學術研究，一方面是對傳統有切實的繼承，當然不排除新觀念、新方法；另一方面更是與創作實踐的結合，如此方能有力地指導和促進當前的詩詞創作。

(三)

近百年來，歷經戰亂與政治運動，大量詩詞作品殘毀失傳，一部分作品僅存手稿、油印本或內部印本，分散在社會各處，尤其是老一輩已故名家的詩詞集，已成為珍貴的文化遺產，亟需搶救、保護。從文學史的角度看，古代詩歌史綿延不絕，惟獨到現當代缺乏舊體詩詞的紀述，祇有白話新詩的文學史是不全面、不真實的，這一片巨大的空白、嚴重的斷層，也亟待彌補。因此，全面搜集、整理二十世紀詩詞和相關的學術論著，采選其中精品編輯

出版，爲當今及後代子孫留下足資研究和創作借鑒的文本，是爲當務之急，也是我們這一代人義不容辭的責任。

一九〇七年，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誕生，聘請海內外詩詞家兼學者多人，從事二十世紀詩詞作品與相關文論的搜集、編選工作。研究院首先實施的規劃爲《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》，是一種包括詩詞作品和相關文論的大型選本，古時稱爲『總集』。總集匯錄多人之詩文，合爲一書，最古者爲《昭明文選》及《玉臺新詠》；與總集相對而言的是輯錄一人詩文成爲一書的『別集』。《隋書·經籍志》曰：『別集之名，蓋漢東京之所創也。自靈均以降，屬文之士眾矣。然志尙不同，風流殊別。後之君子，欲觀其體勢，而見其心靈，故別聚焉，名之爲「集」。』古時鈔錄某家詩文爲一書稱『別集』，後世遂以爲個人詩文專著之稱。總集之功用，在于網羅放佚，使殘章零什，並有所歸，復能刪汰繁蕪，使莠稗咸除，菁華異出；別集則可觀某家著作之整體，有利于研讀之全面深入。《二十世紀詩詞文獻匯編》格于體例，所選諸家詩文，篇幅有限（每家詩詞入選者最多不超過二百首，而大家名手之作多有千首以上者），不足以體現近百年詩詞創作之全貌，選編文論的篇幅同樣受限制；且編選出于眾手，審美之眼光各異，或有精品反而落選者。爲了彌補這一缺憾，我們在《匯編》之外，編輯《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》與《當代詩詞家別集》兩種叢書，與總集相輔以行。凡晚清、民國以來老一輩已故詩詞家個人專集，擇其質量上乘者編入《二十世紀

詩詞名家別集叢書」；而當今健在之老輩與中青年詩詞集，則擇優編入「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」，兩類叢書合而觀之，可見百年來詩詞承傳不絕之軌迹。

上述《匯編》和兩類叢書都是詩詞文化的重大工程，力圖存一代詩詞創作與相關學術理論之英華，為重寫現當代文學史、詩詞史準備充分的材料，打下堅實的基礎。儘管編委同仁兢兢業業，在廣徵博覽的基礎上力求遴選足以傳世的精品，「別裁僞體親風雅」，而眼界、水平所限，或有遺珠，或多謬采，校勘之誤亦未能免，殷切期待廣大讀者的批評指教。

北京復雅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文獻部

《二十世紀詩詞名家別集叢書》、《當代詩詞家別家叢書》編委會

二〇一〇年十月

〔說明〕二〇一〇年九月，北京復雅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宣告成立，原在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參與二十世紀詩詞文獻編輯工作的成員轉到公司文獻部。為了保持項目的歷史連續性，同時又顯示變動，今後編輯出版《匯編》與各種別集叢書，在封面先署「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項目」之後，加署「北京復雅堂文化傳播有限公司主辦」。編委會成員亦依據工作實際情況，予以調整。特此說明。

《當代詩詞家別集叢書》編輯凡例

一、本叢書編入當今健在之老輩與中青年詩詞家別集，擇其質量上乘、經編委會審閱通過者。

二、選取詩詞別集，以『情真、格高、語美、律嚴』為標準，在思想性與藝術性完美統一的前提下，兼容各種題材、體裁、風格與流派。在內容方面，不得有違出版部門相關規定。

三、「叢書」中各種別集，封面印「中華詩詞（BVI）研究院項目」、叢書名稱、作者及編校者，首頁印叢書編委會名單；正文前先列叢書總序、編輯凡例、作者小傳、別集序言，正文後附相關評論、年譜、著作要目等（青年詩詞家可略）。

四、「叢書」中各種別集皆統一開本、封面與版式、字號，繁體字豎排。校勘文字與標點（原本無標點者斷句加標點，舊式圈句者改為現行標點），異體字、古今字、通假字按出版社規定統一處理。

彩毫偏與庶黎親

張結

——蔡淑萍《萍影詞》序

蔡淑萍詞家把其新編訂的《萍影詞》校樣寄我，要我提意見並寫一篇序言。我是從來沒有也不敢爲別人的作品寫序的，最主要的原因，是怕自己所見未必對，本爲引導讀者欣賞一部作品，如所感所談未必恰當甚至有誤，那就變成誤導了，這無論對作者和讀者都是一種不負責任的做法。但作者說，近幾年她常以新作見示，我也陸陸續續地在信中寫過一些意見，有一些還是對的，鼓勵我寫出自己的想法。情不可卻，祇好勉強一試。

我知道作者的名字和讀她的作品已近二十年，但見到她和在一起工作卻是六七年的事，那是作者應聘到《中華詩詞》雜誌，主持日常的編務，而我擔負部分刊物的終審工作，所看到的正是她所編出的稿件，可以說從一開始，對很多問題與她就有比較一致的看法。從二〇〇三年到二〇〇六年初的三年中，我們共同對稿件決定取捨和

進行必要的修改潤色，中間還到不少地方采風和參加多次大賽的評獎，合作得一直很好。以後她回故鄉成都定居時，我曾以「每因好句沉吟久，願與斯民苦樂同」的詩句送她，那確實是我當時所想。她返鄉後時常以新作見寄，要我提出修改意見，看法上的交流比她在北京時反更頻繁一些，對她的作品及人生經歷也有了更多的瞭解。

作者生於一九四六年，在她讀初中時，就出現了雖在席捲全國的「文革」風暴以前、但已遠遠不是青萍之末的強風。由於她父親的問題，她也被視為「另類」，祇是在師長、同學的幫助下勉強念到高中，畢業後無法上大學，祇好回鄉務農，一家人連最起碼的衣食也無法保證。到「文革」初期，她又為謀生遠赴新疆，卻連一個「農工」的身份也得不到，幹的是「家屬隊」，過的是「羊兒扒雪覓衰草，我拾枯枝烤凍饢」、「風雪牧歸唯犬伴，荒原圃作畏狼來」的日子。直到一九七九年初她的父親得到平反，她纔被批准為農工並「以工代教」當上中學教師，後來纔有機會學習寫詞。她的第一首詞作也就是本集首篇的《少年遊》，得到詩友們的稱讚，鼓勵她繼續寫下去，從此她走上了詩詞創作的道路。

在這以後的很多作品中，作者雖然也寫到自己艱苦的生活、複雜的情緒，但更多的是將其升華到對美好生活的希冀和憧憬、對同樣生存艱辛的人們的同情和關懷上。